

毛泽东论文艺

統一書號：10019·1827

定 价：0.30 元

毛泽东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六年·北京

毛泽东论文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书号1827 字数78,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

1966年6月北京第1版 1966年7月重庆第1次印刷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定价0.30元

目 录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	1
文化运动·····	39
神話与现实·····	41
学习·····	43
五四运动·····	46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49
改造我們的学习·····	67
反对党八股·····	77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战綫·····	97
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	100
文化、教育、知識分子問題·····	101
对晉綏日报編輯人員的談話·····	103
歌頌什么、反对什么·····	109
关于文风問題·····	110
关于詩的一封信·····	112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爭鳴·····	113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會議上的讲话·····	121

在延安文艺座談会上的讲话

(一九四二年五月)

引 言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

同志們！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談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們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綫，就中也可以說有文武两个战綫，这就是文化战綫和軍事战綫。我們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軍隊。但是仅仅有这种軍隊是不够的，我們还要有文化的軍隊，这是团結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五四”以来，这支文化軍隊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漸縮小，其力量逐漸削弱。到了現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

出所謂“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說，反动派有的是錢，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綫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內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結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緣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說就已經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結合了。我們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結合起来。我們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組成部分，作为团結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态度問題，工作对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学习問題。

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場。对于共产党员來說，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場，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場。在这个問題上，我們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認識不正确或者認識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場。

态度問題。随着立場，就发生我們对于各种具体事

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說，歌頌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問題。究竟那种态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两种都需要，問題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統一战綫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鋒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并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趋势，鼓励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們。对于統一战綫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們的态度應該是有联合，有批評，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評。他們的抗战，我們是贊成的；如果有成績，我們也是贊揚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們就應該批評。如果有人要反共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們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軍隊，人民的政党，我們当然應該贊揚。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階級中还有許多人保留着小資产階級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資产階級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們在斗争中的負担。我們應該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們，帮助他們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錯誤作斗争，使他們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們在斗争中已經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們的文艺應該描写他們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錯誤的人，我們就不應該只看到片面就去錯誤地譏笑他們，甚至敌視他們。我

們所写的东西，應該是使他們團結，使他們进步，使他們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揚革命的东西，而決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問題，就是文艺作品給誰看的問題。在陝甘宁边区¹，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問題和在国民党統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職員、店員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統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絕了。在我們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們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們識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識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們就是我們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說，你們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統治区出一本书的讀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許多都是久經鍛炼的革命家，他們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們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們的文艺工作者，應該向他們好好做工作。

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了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了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有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象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

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經過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說一說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經驗。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象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識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較髒的。知識分子的衣服，別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願意穿，以为是髒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軍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漸熟悉他們，他們也逐漸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資產階級学校所教給我的那种資產階級的和小資產階級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識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較，就觉得知識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們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階級变到另一个階級。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沒有这个变化，沒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問題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說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須有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識。但是現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

說，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識，就是階級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們的思想感情。但是我們有些同志却把这个問題弄顛倒了，說什么一切應該从“愛”出发。就說愛吧，在階級社会里，也只有階級的愛，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階級的愛，抽象的愛，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資產階級的很深的影響。應該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響，很虛心地学习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應該学习文艺創作，这是对的，但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應該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說，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們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問題，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問題及其他有关的問題上发表意見。

結 論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們！我們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爭論，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話，把問題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

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們討論問題，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們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們来規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針，来評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見解和爭論，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們是馬克思主义者，馬克思主义叫我們看問題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針、政策、办法来。我們現在討論文艺工作，也應該这样做。

現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經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階級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貢獻以及它的許多缺点；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工人农民的結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統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區別；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經发生的爭論問題。——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們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們的問題。

那末，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問題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問題。不解决这两个問題，或这两个問題解决得不适当，就

會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環境、任務不協調，就使得我們的文艺工作者從外部從內部碰到一連串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

—

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艺是為什麼人的？

這個問題，本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列寧所早已解決了的。列寧還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着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艺應當“為千千万萬勞動人民服務”²。在我們各個抗日根據地從事文學藝術工作的同志中，這個問題似乎是已經解決了，不需要再講的了。其實不然。很多同志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得到明確的解決。因此，在他們的情緒中，在他們的作品中，在他們的行動中，在他們對於文艺方針問題的意見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發生和群眾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實際鬥爭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當然，現在和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在一起從事於偉大解放鬥爭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學家、藝術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雖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暫時的投機分子，但是絕大多數却都是在為着共同事業努力工作着。依靠這些同志，我們的整個文學工作，戲劇工作，音樂工作，美術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文艺工作者，有許多是抗戰以後開始工作的；有許多在抗戰以前就做了多時的革命

工作，經歷过許多辛苦，并用他們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問題沒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們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嗎？

誠然，为着剝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階級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統治階級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頗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資產階級的，这是資產階級的文艺。象魯迅所批評的梁实秋³一类人，他們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階級的，但是他們在实际上是主张資產階級的文艺，反对无产階級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資平⁴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們，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們曾說，現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階級領導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現在一定是无产階級領導的。資產階級領導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們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們也并不拒絕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們手里，給了改造，加进了新內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

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